

台
灣

沈亞

冉冉浮生

沈亞的夢
天使也動容

A decorative rectangular border with ornate floral and leaf motifs at the corners and midpoints of each side.

冉冉浮生

(台湾)沈亚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沈亚作品系列
冉冉浮生
(台湾)沈亚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-5378-1731-0/I·1691 定价:8.80 元



记忆中，她似乎总是在摔跤。总是跌得头破血流的，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这样了。

大人们每每拿出以前的相册笑着对她说：你小时总是在跌倒，撞到墙壁或是被桌子、椅子绊倒，我们一不留神，你就摔得鼻青脸肿的。

而旖欢——她的双胞胎姐姐却总是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的，旖欢似乎从来不会跌倒。

相片中的她的确很少有张完整的面孔，不是有个黑眼圈就是跌破了皮、擦伤了脸，他们说那时候要分辨她和旖欢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察看她们哪一个身上有伤口，因为她几乎没有不受伤的时候。

旖欢总是安安静静的坐着，甜甜蜜蜜地微笑着；旖欢不会摔跤，不会跌倒，更不会莫名其妙的去撞上某个明明就在那里





的椅子或桌子。

记忆中母亲每次看到她身上的伤痕总是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问她：你没长眼睛吗？

在家里打破茶杯，摔破碗盘，砸碎窗户的人总是她。

有一次她气愤填膺地责问旖欢：为什么每次都是我？为什么你不会跌倒？为什么你不会打破玻璃？为什么椅子看到你都会闪开？

旖欢傻傻地看着她，愣愣地摇摇头回答：因为我都有看到啊！

很多年以后，旖欢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她的眼睛，她再也看不到了！当她到医院去看她的时候，旖欢悲惨地微笑着说：没想到我们家终究还是有一个看不到……终究还是会有人跌倒，以前是你，现在是我。

可是——其实她从来没有改掉跌倒的“习惯”，她仍然在跌倒、摔跤、弄翻某些物品、打碎某种东西，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方式。

月

月

月

电话铃响了很久很久以后，终于不甘地安静下来；她静静



地生在电话的旁边，动也不动地仰望着天花板；那里有一盏美丽非凡的琉璃灯，是 J·T 送给她的礼物，他说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完成的，本来是打算在自己“结婚”的时候用的——

可惜他还来不及等到自己“结婚”便过世了。J·T 是个同性恋，他们真的打算“结婚”的！谁知道却晴天霹雳的收到了死神所送的贺礼！

J·T 等不到自己“结婚”的那一天，他甚至不愿意等到自己真的再也没有希望的一天——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

琉璃灯在她的小房间里闪动着七彩炫丽的光芒，像极了 J·T 活着的时候那一脸灿的笑意。

J·T 喜欢窝在她的小斗室里和她闲磕牙，他总是笑着说：张旖旎，你是我所见过最病态的女人！问题是，我也是我所见过最病态的男人！可惜我太晚遇见你了，要不然我们简直是天生的一对！

J·T 是个极漂亮的男人，是那种连一丝脂粉气都没有的漂亮，他是个模特儿，同时更是个杰出的艺术家；他所做的琉璃饰品可以放到博物馆去展览，可是 J·T 说他做的是不卖的艺术品，他说世界上可以买卖的一切都是商品。

这就是 J·T。

J·T 死了，感觉上像是又死了一个双胞胎一样，同样的





痛楚活生生、血淋淋的再来一次！

电话铃又响了起来，坚决而固执地敲击着她脆弱的脑神经！

一声、两声……二十二声！

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她忍无可忍地拿起话筒咆哮：“难道你折磨我折磨得还嫌不够？难道到了现在你还不肯放过我吗？”

线路的另一端悄无声息，他只是静静地拿着话筒半句话也不说。

她真的受够了！

旖馆气急败坏地喘息着大吼：“我这辈子！下辈子！下下辈子都不要再听到你的声音！不要再见到你的人！你听懂了没有？结束了！永远永远结束了！你滚离我远一点！”

她猛力摔上话筒，躺在沙发上瞪着挪盏美丽的琉璃灯

居然连半滴泪水都流不出来！

耳似乎听到 J·T 时候摇着头所说的一句话：旖馆，你这个女人要不就多愁善感到无可救药，要不就冷血无情到该下十八层地狱！

就像旖欢所说的一样，旖欢说；馆，为什么你总是学不会





走中间？

呵！

走中间会被撞死！走旁边会跌死！这个世界真的有她可以走的路吗？

月

月

月

张旖信的美丽是有目共睹的，她高挑匀称的身材和那张轮廓分明得近乎冷艳的面孔，会令所有的男人舍不得移开视线！

有人说像旖信这样的女人，是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最佳情人！她聪明、富有才气、经济独立，个性独立，在各方面都恰如其份的符合了一个最佳情人的条件。

在她那小小的工作室里，每天所经手的设计费用高达六位数，在珠宝设计这一行里她是顶尖的设计者和经纪人，不管经济景气与否，总是有人会将钱送进她那间不过二十坪大的工作室中。

而旖信最爱说的口头禅便是：呵！呵！这就是人生！

拥有了顶尖的设计师，绝佳的名气和顾客群，就等于拥有了源源不绝的财富。





“金钱”——一种没有了它生活不会快乐，可是有了它却也不见得能买到快乐的东西。

在走过二十多年的人生路程之后，真的不知道是这个世界改变了她？还是她终于学会了向这个世界无奈地妥协？！

套一句她最爱说的话：呵！呵！这就是人生！

过去那个视金钱如阿堵物的张旖旎呢？是在金钱和理想之间摆荡着失去了理智？或是根本已经消失在茫茫的回忆之中再也不复见？

她不知道——或者该说：她早已不想知道。

小工作室中今天来了三个设计师。在张旖旎的观念里，会准时上班的设计者不见得是最好的设计者，能准时交件送出最完美作品的才是。所以她从来不要要求她的设计师们必须时上班，或者该说她根本不要求他们必须上班；对她来说，员工素质的好坏完全建立在作品上，至于他们喜不喜欢到公司来则完全无关紧要；因而她所得到的自然是最好的设计者和一群最好的朋友。

而今天见到她的三位设计师，正好是她最亲近的朋友，从她打开门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都知道了她今天恐怕不会有好心情。

由她那张疲惫而忧郁的脸上便可以清楚的看到。



旖旎很少谈起她的私生活，甚至可以说是从来不谈。不管她遇到什么样的事都不会由她的口中说出来，就算你严加拷问，所得到的也只会是轻描淡写的几句：我姊姊过世了，我最好的朋友过世了，昨天被电话吵了一夜……然后呢？呵！在张旖旎的嘴里从来不会有“然后”。

美丽、神秘、拥有许多关心却又从来不允许别人关心的张旖旎。

他们静静的交换了忧心的眼神，旖旎总是将所有的心事放在她的内心深处，她总是将自己保护得像座密不透风的城堡，而那樣的城堡一旦倒塌会成什么样子，谁也不知道。

“旖旎，刚刚阿 M 打过电话来找你，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好。”方毅柔——她最佳的左右手之一轻轻地说着：“我想，你最好回个电话给他。”

“有没有说是什么事？”她疲惫地揉揉一夜未眠的眼睛叹口气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阿 M 太依赖你了，自从 J·T 死了之后他一直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这样不好。”KK 摇摇头咕哝着：“你总不能这样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守在他的身边吧？好像守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一样！”





“KK!” 毅柔投给她一个警告的眼光，她们都清楚 J·T 对旖旎的意义，J·T 的死几乎已经成了他们口中的一个禁忌。

“没关系……”她淡淡地笑了笑，笑容中包含了太多的无奈。“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。”她说着，一面拿起话筒拨通了阿 M 的号码——那个她早已熟悉却又心痛的号码。“喂？”

接电话的是个陌生男子的声音，她不由得蹙起了眉：“阿川在吗？”

“你是张旖旎？”对方的声音听起来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。“他现在在浴室。”

“你是哪位？”

“我是他的朋友。”

“朋友”?! J·T 才死了不到一个月！

“不是那种朋友！”对方似乎可以看到她脸上的表情似的连忙辩解；“我是他的上司，他今天打电话到公司请假的时候口气听起来不太对，我怕他会出事，所以才过来看看他的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会儿。“他好像进去太久了，我先去看看，你不要挂电话。”

旖旎握着话筒的手不由得紧了一下，阿 M 的情绪一直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，万一——话筒的另一端传来敲门的声音，



隐隐约约似乎可以听到个男人敲着浴室的门在大叫，接着便是猛烈的撞击声！

旖馆的脸色大傻！“喂？喂？喂？什么事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说话！阿 M！阿 M！”

“他自杀了！你快过来！我送他到医院去，你到医院等我！”

“哪家医院？喂？哪家医院啊？”旖馆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叫着：“喂？”电话已经挂断了！

“怎么回事？”工作室里的人全围了过来。“是不是阿 M 出事了？”

“哪家医院最靠近 J·T 的家？”旖馆焦急地抓起皮包。
“啊？哪一家啊？”

“仁爱医院吧！”

她立刻冲往门口，同时回头大叫着：“我带着行动电话，如果对方打电话过来，叫他打行动电话给我！”

“知道了！你快去吧！”毅柔不由分说地将她推出门。

“我不是故意要诅咒他的……”KK 愧疚地垂下眼。“我只是……”

“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毅柔无奈地叹息。“阿 M 失去了 J·T 会有这种行为也是想像得到的。如果 J·T 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也会不想活。”





“爱情的力量真可怕。”KK 静静地苦笑。“虽然我和他们不熟，可是……万一阿 M 再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旖馆……”

“别瞎说了！”毅柔连忙轻叱。如果连阿 M 都死了，那旖馆——她真不敢想像那种情况！

♪

♪

♪

塞车塞车！为什么台北几乎无时无刻都在塞车？！

她咬牙切齿地猛按喇叭，此时此刻哪还顾得了什么风度不风度的！只要可以让前方的车子快点移动，就算有人骂她是泼妇也无所谓了！

“该死的！你快点行不行？！”她大骂着，眼角却瞥见旁边车道上有辆黑色轿车，心跳居然漏跳了一拍。

前方的车阵移动了几公分，她注视着那辆轿车，几乎瘫在驾驶座上！

那不过是辆和“他”有着同样型号的车子罢了！

她踩下油门，险些撞上前方的车子，一个紧急煞车，后方的车子立刻喇叭声大作。

旖馆背靠着驾驶座，忍不住闭上了眼睛——

这样逃亡的生涯还要再过多久？



真的逃得掉吗？只不过是一辆有着相同型号的车子，便立刻让她方寸大乱，如果对方真的出现在她的面前，她又将如何应对？！

她觉得自己像个囚犯——一个关在自己内心深处无处可逃的囚犯一样！

自由仿佛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只要她对他的爱情一天不死，她就得不到真正的自由。

行动电话的声音猛然响了起来，她不加思索地接起电话。“喂？”

对方沉默了三秒钟。“我——”

她立刻挂上电话，同时将电源毫不留情地关上。

车子的方向盘猛然一转钻出车阵，险象环生地开在逆向的车道上。

“你找死啊！”迎面而来的卡车驾驶朝她破口大骂。

如果真的注定要死在这个地方那就死吧！

张旖偕红了眼不要命地往前冲——活着有什么意义？！

最爱的人一个个的死去，最爱的人一个个的离开身边，想逃逃不掉、想走走不了，想遗忘的却日复一日更加的清晰！

这样的折磨是上天的试炼吗？还是因为她太过于懦弱？太过——她不想知道，现在就算知道了又有什么用？！





最恨的是——最恨的是即使一切可以重来一次，她仍然
会做同样的选择。

月

月

月

“你终于来了！”

旖旎冲进医院的急诊处，一名高大的男子面带怒容地瞪视着她。“你公司的同事说你带着行动电话，为什么不开机？我打了几十通电话找你！”

旖旎焦急地抓住他的手。“等一下再骂我，阿 M 怎么样了？要不要紧？我找了两家医院才找到的！”

他还是瞪着她。“如果要等你来救命，他恐怕早已经完蛋了！”

旖旎松了口气，跌坐在医院的椅子上。“那就是说没事喽？还好……”

“医生现在还在观察。他割了腕，又吞了一大瓶安眠药，刚刚洗胃输血，现在人还在加护病房。”

“幸好你发现得早……”旖旎歉然地望着他：跟前的男子相当高大，就算她站着也得仰着头看他才成，那张粗犷的面孔上已有着风霜刻画过的痕迹，他身上昂贵的西装凌乱，上面还

有着阿 M 留下的血迹。“我会赔给你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他莫名其妙地看着她，顺着她的视线，才看到自己的衣服，他毫不在乎地挥挥手。“不用了。”

“当然要！”旖信坚决地摇头。“阿 M 是我的责任，你救了他的命，我还没谢你呢！”

“责任？”他挑挑眉，竟笑了起来。“现在还有人说这种话吗？阿 M 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我以为他早已过了需要监护人的年纪了。”

旖信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：她向来不喜欢解释，对跟前的人当然更没那个必要。“我可以去看看他吗？”

他耸耸肩。“问医生才知道，我带你过去吧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想我们已经耽误了你太多的时间了，你一定很忙，我自己会去找医生的。”她微微一笑站了起来。“过几天我再好好谢谢你，现在起这里的一切我会自己处理的。”

“我不忙，而且阿 M 正好是我最重要的助手。”他说得毫无转圆的余地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人已经往前走去。

旖信错愕了三秒钟——

“你不来吗？”他回头。

又是一个不懂得“拒绝”的男人！

张旖信涩涩一笑，或许她该改变对男人的观感了；这个世



界上到底还有多少男人不懂得女人的“拒绝”？难道是全部？

月

月

月

“为什么不是我！”阿 M 的脸上有种绝望的悲伤，他苍白憔悴得几乎像个将死的病人。“为什么不是我？！”

旖倌轻轻握住他垂在床边无力的手，什么话也回答不出来。

为什么？

好深奥的问题，几乎天天有人问，天天有人无助地寻求答案——包括她在内。

阿 M 绝望无助地仰望着雪白色的天花板，他那个样子和他们当年第一次见面时完全不同；思念将他折磨得失去了神采，失去了生命力，甚至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消失殆尽！

爱情——只有一种样子，无论是男人对女人或男人对男人，根本没有差别！

“该死的不是 J·T，该死的是我！为什么不是我会是他？为什么？！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旖倌摇摇头，一颗心无助地纠结在一起。“可是我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如果让他知道了，他会很难过

